藝舟雙楫

安吳四種卷第十一

藝舟雙楫卷第四

論文四

張童子傳

童子名楚生姓張氏和州之烏江人也其祖年七十餘禱於霸王廟而生童子故名之曰楚生幼聰慧六歲就外傳月記數十百字同硯席有讀爾雅者童子請於師亦受讀焉遂通古訓乾隆丙午正月予隨先子謁青山寺祖墓道出烏江遇大雪主其家五日童子與予生同年月日而稚四時甚相愛予見其書室有故籍百餘卷

緇閱殆遍童子曰讀書泛覽無益吾日讀二千字三徧即可倍五徧即大熟然至其愜意者暇隙諷誦常至數千徧必使自明其義注解多不可靠也予詰其所自得童子曰論語君子不重章是夫子教君人之道非爲爲學者言也不重不威即所謂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也固陋也唯學可以變陋哀公曰寡人固不固何能聞此言是此固字注脚君人者有威有學則恐其偷詐任議故要以忠信爲主然必求勝已者爲輔佐友不如已即孟子所謂好臣其所教也若云爲學擇友則恐人將拒我矣雖然內有主外有輔猶不能無過必勿憚改而君

德乃全書頌湯德曰改過不吝者此也又云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是宣王出遊途中遇孟子而見之故曰於崇吾得見王而通章皆言遊觀之事也非其鬼而祭之鬼謂人鬼古惟祭其先曰事鬼祭非鬼即禮記所謂與爲人後者也又言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當斷句其德剛健而文明爲句乃叶韻與全經筆法相稱若如今讀作日新其德是宋朝人語已又言史記項羽本紀贊先云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諸侯畔已難已末云乃引天亡我非戰之罪豈不謬哉言羽之失天下實自失之非天亡也蓋背關懷楚則失地利放帝自立

則負不義之名怨諸侯畔已則與天下為難有此三失
難以有天下矣又言鄉黨一篇記孔子者少記君子學
孔子者多凡記孔子事皆言似言如而記君子學孔子
則言不言必予嘆絕謂之曰吾子精熟經史心有古初
何以尚不學作詩文童子曰學在內者也文在外者也
俟弱冠內學充而後學文豈為遲乎雪齋別去而次年
童子遂殤於痘後予讀漢書三國志屢見輝光日新之
語知古讀正如此讀集解其訓學則不固也如童子說
見陽湖惲子居論鄉黨說與童子無異而猶疑友字於
君臣或未安及讀毛傳言國君友其賢臣讀呂覽言敦

洽譽纍惡足以駭人言足以亡國而友之足於陳侯而無上至於亡而友不衰然後信童子所說無不根據精當殆古經生之謫降而曇花一現者也予成童後誦過秦論古詩十九首皆萬過漸有心得感此說之實發於童子也故亟為傳以傳其畧不敢私為已有焉嘉慶癸亥十月

畢成之墓志

君諱貴生字成之一字孝伯姓畢氏儀徵縣學生員其先歙人祖懷圖舉人官湖南永興縣知縣考合不仕君考娶於江都汪氏既侍永興君於漢陽母氏遂依外家

以撫君君舅汪中以多聞能詞賦名於時甚器君妻以次女君舅常遠遊母氏故通史家言於兩漢事尤熟即自課君君以是諳古有舅風君好用情而致之或未當既已不肯下人而相接常默默君舅既沒益莫能善君者境益困求舉又屢黜於有司所親之訾毀遂迫也君故多隱憂晝夜傭書給衣食嘗日作正書二萬字而不得贍酬酢以是君益羸余以壬戌夏客揚州始識君甲子復至交尤善自甲子迄今四年余大半在揚州所遇皆窮舊友莫復顧者獨君拳拳甚過從不間君嘗從余問詩法而所作顧不相似然君詩每年輒進每進輒腴

健無近世閭人雜亂羞澁之態丙寅秋君以詩書見賞於兩淮鹽政君旣極困或勸君當不時至因有所請然君卒未嘗再謁也今年二月余赴常州視友人疾君出門卽無所之常語母氏曰愼伯去兒愈益無俚余返自常州君以試事赴泰州余復赴淸江浦十餘日而君自泰州病春温歸余急過視君君病狀殊無所苦各述近況不可休亦不倦也君忽把手語余曰吾此疾恐不起卽起今年終不免吾昔語足下以夢前生爲斷頭將軍吾前日歸自泰州阻風孔家涵彷若登岸見草中馬臥極瘦血濡頸旁有語余曰彼昔同其主被難於此今其

主生人間已三十年彼在此荷其主同去時聞而惡之遂驚覺則恐不得久相見也繼視君則病勢益減以君寂寞甚日三四過視之又七八日病忽劇語不可辨數日遂卒既絕氣余撫屍哭之復轉睛視余既手足堅冷經日而腹溫不散余搴被摩其膺尙格格作聲膚澤如生時無所惡則君之積慧信矣君考以嘉慶戊午卒於漢陽役既歸厝地不吉君嘗屬余改卜不果君既卒思有以副君意遂爲卜兆於中雷塘之西南將遷君考並瘞焉君於學多所窺測而嗜詩爲甚草稿紛糾余刪輯之爲若干卷昔李觀與韓退之友善所以稱之備至今

觀所傳詩稍清澈耳而退之亟稱之莫以爲過者則信乎其才難也余顛沛較退之爲甚而文行無似其言不足重君以取信於人然觀詩而傳也則君何疑焉君卒以嘉慶十二年四月七日年三十歲子復曾生六月而孤貌敦質當能伸君之志者五月廿一日涇包世臣

清故揀選知縣道光辛巳舉人包君行狀

曾祖煥章字堯文國子監生鄉飲介賓

祖輯五字覲之縣學生　貤贈文林郎候官縣知縣

父艮萊字重侯道光　登極恩詔賜級九品

安徽寧國府涇縣震山鄉十一都二圖包村二甲僑江

蘇江寧府城北和會街包世榮年四十三狀

君字季懷姓包氏包氏祖漢大鴻臚曲阿咸鴻臚與子郎中福以魯詩論語爲明和二帝師宗始有望於開隋之際則東海愷愉昆弟並以漢書顯於唐則潤州融與二子何佶以詩任城文賅以書著聲開寶間于宋則合肥孝肅公尤知名涇之包氏宗合肥南宋乾道中忠五教授于涇因家焉然曲阿潤州皆今丹徒而丹徒族人顧宗合肥云孝肅有曾孫三長居涇次居貴池季居丹徒在貴池者則云自震山轉遷以涇爲宗吾宗譜則云教授爲孝肅嫡長曾孫然與宋史不符不審教授於孝

肅世次何別也教授傳十有七世至明之季處士悠芳
負販於和州歲暮將歸而聞鄰婦哭甚哀詢知以負債
故賣妻遂罄貲代償歸告家人以生涯折閱而已順治
中有和州人自九華山進香返過包村言其父母遺命
必朝山爲包布客報德時處士君已病甚拜於牀前乃
前鬻妻者得留而生之子也其事乃聞於人處士再傳
而至鄉賓君孤貧以析薪爲生而事節母孝友於兄接
人信義以見重鄉邑本府長洲宋府君數表其門曰雍
睦流芳文林君爲鄉賓君長子始業儒有子五其叔則
九品君于世臣爲三世父娶於翟生四子君爲其季君

生始十月而世毋病歿時予毋育季妹有乳文林君命並撫焉稍長從文林君寢處五門食指羣從數十無升斗之仰年及童草皆四出覔食三世父貿易于江甯之南卿爲予考府學君集村童世臣從而授館焉惟二世父縣學君在家授讀侍文林君文林君愛君甚謂必成名不令習舉業使就學縣學君然應門赴市無代者或至往返十餘里求貲庫君故嘗又不得專意几席以故年過成童中經尚未能成誦然試筆爲文時有奇氣矣嗣予携君同遊揚州與爲約曰吾年少不幸盜虛聲于斯世奔走食力給俯仰學無根柢而詞有枝葉常用自

懈吾先世以經史立家法中葉衰遲吾弟性沉銳能守寂莫修復先業其在茲乎期以十載勉之矣君對曰詩固先業也請學詩君謂毛公恪遵雅訓義最優簡質難曉故鄭氏時出別義以輔之非好學深思者莫能猝通或又以私意附會俚言破道至於草木鳥獸之性質體用詩人所由托興也又古人習於禮故與時舉地舉器服即以見得失寓美刺斯三者有一不明晰則茫然不得其解雷聲瞽說詩義幾晦爰托始於嘉慶戊辰以迄道光辛巳十有四年寒暑不輟成訓詁八卷草木二卷鳥獸一卷蟲魚一卷輿地一卷名曰學詩識小錄述吉

凶典禮器服樂章者又十卷末有大名共二十二卷四十餘萬言識小錄十三卷中唯輿地一卷未經君自寫定述禮十卷則初稿數欲焚棄而幸存故簡者其貫穿馳騁分散探賾洽通而不牴牾意逆而不穿鑿可以爲明述之雅備者也然夸者則徒見爲耳目之廣採掇之勤而已君以治詩故于載籍無不蒐覽尤好荀卿屈原呂不韋太史公書班陳范三史杜氏通典司馬氏通鑑每歲必數過流覽文選及漢魏以來至近世詩文總集專集深通文法明於激射隱顯繁簡徐疾得失之故凡予有所著述必先示君君指摘瑕纇手應時改正十四

五久久審之則君之所言無不當者蓋善論文辭亦莫
君若也然自著詩文甚尠嘗謂覽近人纂作率未見其
精善然自爲之則手不稱意隨俗操筆徒增來者訾議
耳君性跌佚蕩然以廉隅自勵揚州四達之鄉士人爭
衒鬻以徼名利君旅居於是且二十年常閉戶不通人
事遇積學敦行之先進則以弟子行自處于閒人華士
蔑如也然善貧友以自淑前後以所業相質難切正者
同縣則胡承珙墨莊同府則旌德戴熙忠遂亘同省則
桐城姚東之伯山歙洪敏回子駿黟俞正燮理初外省
則長洲朱翔鳳于庭武進董士錫晉卿張成孫彥惟丹

徒柳興宗賓叔山陽丁晏儉卿嘉定潘鴻詒埜之仁和龔自珍定庵文登畢亨恬溪而甘泉薛傳均子韻儀徵劉文淇孟瞻旌德姚配中仲虞族子愼言孟開四人者尤務實不近名博洽有文采君子之徒也與君志趣如一講貫至久故論交爲尤篤君又嗜書肆力率更而筆勢轉換則兼大令北海有蘊藉然常以闌入中岳爲歉君所嚴事者侍郎開化戴金溪先生爲其多聞而篤實以淸掞先天下也謂陽湖張琦翰風詩詞逸宕性毅直而與人可親謂吳沈欽韓文起强識雄文而學明統類誨人不倦足以息驕吝風情廢皆執禮於師友之間於

古文推陽湖惲敬子居爲百年巨手而謂定庵文情奥衍富齒淹聞造詣未可量于制義推盧龍蔣第次竹於書推懷寧鄧石如頑伯其次則諸城劉文清公讀高郵王念孫懷祖廣雅疏證嘆其精識過休寧戴氏唯憑肊爲祇謂宛平徐松星伯漢書西域傳補注爲絕倫諸城懷寧君皆不及見君之隨計也謂可見高郵而質疑義而年逾八十不能接後進矣君深用爲憾君年十九始應童子試八試始遇督學長洲徐公題嘆君文沈麗爲八府五州所無拔府學第一然幕中士不能喻爭欲黜之及拆封知爲子弟乃大服徐公笑曰如此才固不愧

爲愼伯弟然豈復藉兄以名哉應鄉試五道光紀年侍郎蕭山湯公金釗編修新建熊君遇泰主試無極劉君本夔爲同考以君四書義用古注不中程而五經醇茂五策擅場遂擢以鎭榜丙戌報罷南返以七月初至揚州聞世父於夏間患足亟赴侍九月初二染時疾初十日語其室人曰吾不起矣耄父幼子以累卿吾女已許仲虞葬後卽歸姚氏童養之卿撫長子至六歲以屬仲虞撫次子至六歲以屬孟贍爲吾教誨之必得成立卿尚不至煢老無依也其室人泣請留書爲託君曰孟贍仲虞與吾爲道義交二十年非歧視生死者是後遂不

復有言以道光六年九月十八日疾革先是世父猶冀
病勢有瘳及十五日夜聞異香滿室如是三夕竟不起
適戚黨同里翟惟善楚珍自都返撫屍垂涕資其賻得
以成殮予聞訃奔哭並從世父卜兆域於城東三十里
玉屏山之麓將以七年春歸君之魄配王氏會稽望族
習禮能安貧子二長士鐸甫三齡次士銓君卒八日而
後晬君好學如是而不祿鮐背拊轉黃口扶苴禮堂之
寫定未聞通邑之傳人雖必生民至戚備於身後豈謂
同產恩私實有志吾道者所共悼痛故縷述行業以告
君之執友及當世鉅儒錫銘誄以慰泉壤且使來學有

所徵信則斯文之厚幸匪惟衰宗子姓沒齒不朽已也

道光六年冬十月八日從父舅世臣牧涙謹狀

清故優貢生孫君墓誌銘

道光癸巳十月二十日福建舉人陳金城見訪再拜致其師孫君之遺命涕泣言曰嗚呼壬辰正月吾師遡揚州得識先生金城實侍事如日昨及抵都則病嗽轉成脚氣年始五十精力故未衰五月二十日竟爾奄忽吾師雄文不得於有司砥行名止閭巷著述數百卷未流布而旅喪七千里外斯亦學人之至戚也病亟命金城曰吾必不起吾隨舉主入都遂至於是命也夫然因舉

主識安吳包君接其言論讀其書當代能任斯文之重者也而必乞埋石之文於包君使吾名得附存於世者則死不憾矣金城謹誌之茲以來春定舉葬奔赴襄事用敢將吾師之未命又曰金城侍吾師講論口授注疏未嘗檢本金城有查核不得者即告以某卷某頁論六書檢許氏本示弟子舉手即得其字其精熟如此然常言吾人治經非以矜淹治爲他日之當治人也治人先自治不能自治徒治經何益質吾師生平可謂言行相顧者也其居父母喪不飲酒食肉不居內者六年泉俗好門訟大姓爲甚孫氏族衆萬數漸漬身教竟爲仁里

所學如此所遇如彼非先生無足與發潛曜垂信來玆而慰幽壤者故敢以請嗚呼近世師弟相授受一利祿之途矣豈必待死生哉升沈豐約有不忍言者今陳君以會師葬故犯霜雪跋涉萬里而誦述行治本末尤詳備有要其所受于師可知也余旣感孫君自託之誠又高陳君義雖不任不可以辭

系曰君諱經世字濟侯別字惕齋福建之惠安人父至正邑庠生通經工爲文君學所自出也道光庚寅君應歲試使者奇其文詢所學博辨切至遂舉優行第一貢入國子監使者則今禮部侍郎浙江學政新城陳公用

光也侍郎好善甲流輩前自閩還都艤舟咤余曰吾歸裝得一孫濟侯當敵笥河三百石矣余因以識君君所著有十三經正讀定本八十卷春秋例辨八卷爾雅音疏六卷孝經說二卷夏小正說一卷釋文辨証十四卷經傳釋詞續編八卷說文會通十六卷韻學溯源四卷詩韻訂二卷惕齋經說六卷讀經校語四卷其通經畧一編則纂集古今治術本於經術者以明窮經致用之方無慮數十卷尚未成書四書集解十二卷周易本義發明十二卷小學輯記近思錄附注性理輯義三書無卷第皆少作惕齋制義四卷則陳君集錄家塾及課試

白門倦遊閣

者妻某邑某氏子某某職女子子某適某某職葬某原

實某月某日

銘曰昌黎謂衆萬之生誰非天胡喜厚其所可薄然往古著書以自見後世者大都其戹窮守約者也得毋人世之所謂薄與厚者與天錯耶抑天之所以厚斯人者不一途而各擇其所專託耶造物之意誰則知之嗚呼孫君又何悲矣

與陳孝廉金城書

世臣白念庭足下辱枉顧荒寓是日張館陶槻舟至揚世臣往哭丙夜方返足下相候自辰達戌洎得見又聞

尊師孫君不祿增人悽惋館陶抱璞不剖老死風塵然雅儒名徧士林循吏績在輿誦年政七十孫君纔以諸生促壽旅次所遇尤絀是以雖傾盖交而與館陶之道義固結三四十年者哀戚固不殊也足下稱孫君命以沒世之疾相屬孫君學業真所謂不假良史之辭即足下萬里奔會師葬世臣有生所未聞見固由高誼絕俗非孫君何以致此此豈復鄙文所能輕重者重辱賢師弟見許之深不敢自藏固陋殫思譔作錄于另紙足下所述孫君世系行治著述甚備別後繹思仍有須面詢者次早走晉而舟已遄發故並陳其所以恭肅公遂在

趙宋若是孫氏始遷祖則宜詳其所自來因何隸籍若非始遷不符書例曾祖與祖俱有隱德未能切指事實則近常談故書系止及一代非故爲褊也妻與子女女夫子例宜書足下談次未及故闕字以備補塡至孫君著述大都宗漢則闢宋諸編自係初地故稍易其次第夫汙附固爲陋習而調和亦非貞詮孫君書故未見然曾略閱緒論卽校子韻疏證數事其深于漢學可知由宋歸漢闕造詣淺深不必更加瞻顧爲調和之說也通經畧一書最有裨于來學天下未嘗無有志之人大都爲師友所汨沒遂致裨敗經史徒資弋獲人心世道日

付頴波足下以高第弟子所望必竟盛業赦復齋通解尢足毗輔名教也榮名無既造物所以慰求志之勤然韋布傳文既罕傳而盛者則尢罕頁以枝葉單寒難成陰實近世聞人唯侯魏身俱不逹然有大力者負之以趨而體龍氣茶不足厭觀者之意甫及百年聲稱已滅是其傳否正未可知況世臣少本不殖長更就蕪憒廳無五噫之謡握管無雌伏之嘆白華自戒利名路隔而槐棘屏翰望風摧排以視侯魏情事相反而賢師弟以爲必能信今傳後久而益光恐論者不以爲知言也然世臣亦未敢自棄每至臨文必慎所許恒慮一字苟下

重誣後世名山通邑並聽之造物而已流水不慚聊助
一噱陰寒累月伏唯爲道珍重千萬十一月十日世臣
謹白

清故翰林院編脩崇祀鄉賢姚君墓碑

道光辛卯安徽畺臣列君與君猶子故刑部郎中之行
誼請祀鄉賢從人望也次年冬部臣勘覆以爲名實相
副得
報可時君之曾孫瑩臣遊江蘇以君遺集援鶉堂筆記
三十四卷古文集五卷詩集七卷鄉賢錄一卷餉世臣
而屬文君之墓石郎中君世所稱惜抱先生而君則惜

抱軒集中所稱學所自出之伯父薑塢先生也憶世臣以嘉慶壬申謁惜抱先生於白門鍾山書院請爲學之要語及君者至再至三嗣讀古文辭類纂中載君論說數十百事披隙導窾辨正舛誤莫不持之有故則益欲求君書數年不可得茲得反覆之乃知君博覽强識不主家法唯以旁稽互證求一心之是爲詩文必達其意絕去依傍自成體勢居恒不著書而繙閱校勘至老不輟藏書數萬卷悉加朱墨見有錯謬羨脫隨手糾正各紀錄於簡端君既卒書籍頗有散失惜抱先生收手蹟之僅存者藏之及瑩成立乃舉以相付瑩逐條編纂其

有前後持論差互者悉仍其故今所版行之筆記胥是物也然君集有書史記六國表序後曰世變異則治法隨之故漢以後多踵秦法司馬氏援法後王之說以學者不道秦事爲耳食蓋深感世變而譏詞以寄痛則君蓋深有獲于古訓者非苟矜淹洽也固將有以用之迺覓舉至年四十一始通籍詞館數年即膺察典當外擢方面遽引疾去夫豈恝於世事哉繼讀君跋顏氏家訓曰交道締結常爲禍福所倚伏文人求士於幕府權門貲判迹於首途避薰炙於始灼然則君之決退其亦有所不得已於中者也君既歸里無所用則相與率鄉

人舉義倉條約甚設迄今幾百年踵其法而擴之以故
邑屢饑而不害是亦爲政君斯有所見端矣讀君之書
可爲學者稽古法迹君勇退無濡滯可爲學者涉世法
推君之任郵鄉黨可爲學者入梧里族出拊閭閻法則
君之所以不朽固不係墓石之有無而稱述先達流風
餘韻以諷諭方來斯固後死者所有責也爰次其世家
而系之曰

君姓姚氏諱範字南青薑塢其號也世爲安嶽桐城人
曾祖諱文然康熙中官刑部尚書謚端恪雍正中
特旨賜專祠祀於其邑祖諱士基湖北羅田縣知縣民

思其政祀之於名宦祠父諱孔璞早世贈翰林院編脩君以康熙壬午八月十八日生戊戌補縣學生員雍正乙卯選拔貢太學舉乾隆丙辰順天鄉試第二人中式壬戌會試第三人成二甲進士改庶吉士甲子充順天鄉試同考官乙丑散館授編修充武英殿經史館校刊官兼三禮館纂脩官丁內艱服闋起原官兼文獻通考館纂修官庚午京察一等既引見以病自免解組後教授南北閩二十有一年辛卯正月初八日卒於家君卒逾六十年鄉人追纂教思籲請入祠而傳學之惜抱先生實侍君入一門四世先後以

政事文學享

國家俎豆饗之報史氏所謂榮名豈有旣者耶

清故文學汪君之碑

道光八年十二月十日儀徵縣學生汪君穀卒其同志友丹徒汪沅芷生甘泉薛傳均子韻儀徵劉文淇孟瞻寶應劉寶楠楚楨涇包愼言孟開旌德姚配中仲虞儀徵王僧保西御江都梅植之蘊生丹徒柳興宗賓叔甘泉楊亮季子儀徵吳廷颺熙載王翼鳳勾生旣各爲文辭以紀其學行寫其悲哀又共琢石表其墓而涇包世臣以丹書之曰君質脆弱而性和易居家藹如也接人

退然如不及唯力學則精銳强悍進而不止至不欲後古人弱冠即鄙棄俗學委心許鄭集殘缺以求會通有齟齬不相入者則旁稽博討鉤深洞賾常達旦不寐又以擘經擘史要領多在輿地故記簡質後儒各爲歧說紛出無依據唯近世之圖精審據以爲本比羣籍而究事情日指手畫心得顯證而後已尤嗜作書約鍾梁分法爲真行風發蹈厲有不可控勒之勢而遒麗一應楷則積勞致咯血且病且學蓋君之沒也年止三十有五而病已八載然未嘗旬日輟學也君字小城系出唐越國公世居歙明之季有國儒者遷揚五傳至君考錚始

著籍儀徵舉於鄉以知縣就銓初娶吳氏生長子穪繼
娶楊氏生君及和秦程君娶於毋黨生一女而殁君葬
之西郊金匱山君甚愛其女孟瞻有子毓崧岐秀善讀
書君推屬意孟瞻故知之及君之亟也告和求爲其子
婦君聞而笑曰孟瞻厚我憐我而及我女耶君無主後
穪以其幼子寅壽後君並卜明年　月　日以君喪合
於夫人之窆自予弟世榮季懷從洪沂州遊於梅花講
院因得與君及芷生諸君交善其日相砥礪勗勉者不
爲人不速化本本原原不以得喪變所習予嘗以謂季
懷所與遊諸君家居相距或數百千里是盡江淮英淑

之所發越使得萃於一地相輔以有成夫豈事之適然者耶然十數年間諸君既皆困躓無善狀季懷顧不幸奄然物化而君又爲之續生材實難受材而不負其生爲尤難而奪之遽而且酷至於如是天道其果可知也耶然季懷身後諸君檢校遺書至四十餘萬言庶幾雅㕣有條理唯君造詣已深而著述未就無以垂示來茲尤可悼痛是宜有銘銘曰

嗚呼小城以子守身之謹而不能厚其生以子稽古之勤而未遠樂所學之成宜博辨雄文如諸君者不勝哀慕涕隕而心傾也悲夫

清故國子監生凌君墓表

江都有生於孤露不假師資自力學以成名者二人曰拔貢生汪中容甫國子生凌曙曉樓予以嘉慶六年遊揚州則汪君前卒及十年再至乃識凌君君生貧而栝市十歲就塾年餘讀四子書未畢即去香作雜傭保然停作輒默誦所已讀書苦不明詁解鄰之富人爲子弟延經義師君乘夜狙其軒外聽講論數月其師覺之乃閉外戶不納君君憤甚求得已離句之舊籍於市私讀之達旦而日中傭作如故年二十乃棄舊業集童子爲塾師稍稍近士人然或僂陋不足當君意故君學爲世

俗制舉文無尺度同人亦莫肯爲言者而童子嘗從君
遊則書必熟作字正楷以故信從衆脩脯入稍多造市
書君有甥儀徵優貢生劉文淇少貧如君君愛其穎悟
不忍棄之遂束自課之且教且學劉君齒未壯卽以淹
通經史知名江淮間而其学實自君出君初識予問所
當治業予曰治經必守家法專治一家以立其基則諸
家可漸通然心之爲用苦則機窒樂則慧生機窒者常
不卒其業凡讀書不熟則心以爲苦君自取熟者治之
可也以君熟於禮遂勸君治鄭氏又以古注義指激射
回互非深通文法則著黃不能得情事因勸君先誦嘉

隆經義三十首每首以三百過為度君既習之得體勢乃出故編修武進張惠言所輯四子書漢說數十事及予與庶常陽湖李兆洛增綴未就之稿投君以為治經式君既明古人文法隱顯疾徐之故益樂益憤歲餘稽典禮考故訓補其不備為四書典故覈六卷以見知於故梅花山長沂州知府歙洪梧君既治鄭氏得要領又從今寧國訓導吳沈欽韓問疑義益貫串精審嗣聞今儀制武進劉逢祿論何氏春秋而好之及入都為雲貴總督儀徵阮芸臺校輯經郛盡見魏晉來諸家春秋說深念春秋之義存於公羊而公羊之學傳自董子董子

春秋繁露原天以尊禮援比以貫類旨與詞賾莫得其會通乃博稽旁討承意儀志梳其章櫛其句為注十七卷又別為公羊禮疏十一卷公羊禮說一卷公羊問答二卷嗣阮公出鎮延君入粵課公子君時方家居讀禮以喪服為人倫大經後儒舛議是非頗謬作禮論百篇引伸鄭義洎至粵與阮公商榷刪合為三十九篇為一卷凡君所著書三十八卷五十餘萬言皆有顯證遠雷同附會之陋足為來學先路君娶同邑范無出別宅嚴舉子鏞而范尋歿君繼患風痺養病於董子祠之南偏道院遂以道光九年五月廿六日卒於寓廬年五十有

五鏞雖始齓哀慕如成人劉君卜以是年八月八日祔君於雙墩北原之祖墓與范合封又圖所以不朽君者以屬予予謂汪君雖博覽强記而特工文辭鉅公推挽者多晚以饒裕然勤學亦稍殺減矣君獨尙樸學南北奔走皆以校書授讀爲事未嘗與斯世通羔雁脩脯而外未嘗入可以無取之財予每過從君必危坐據案左手緖卷册右手持筆客至前而不見蓋自締交以來廿餘年如一日君得於天者後汪君而人力堅緻終始不渝則殆於過之是不可以不銘銘曰

凌氏之先泰州著籍儒歷僉憲明史稱直曾祖曰襄武

長干夫祖鸞父鶩乃寄江都君變且嘗好學根性自知
讀書不驟而正古有都養抑聞牧猪十五年所其精不
遺吁嗟凌君遠與爲儕名則既振福迺不皆抉經之心
以一何鄭排斥詖辭章明先訓粤有慶允泣抱遺書修
德必報成此藐諸

清故文學薛君之碑

道光九年八月二十日甘泉薛君子韻殁於福建督學
使者內閣學士新建陳用光汀州校士行署先是陳公
讀子韻所著說文答問疏證之書而善之以質太子少
保閩浙總督金匱孫爾準孫公故小學家也嘆爲絕倫

議相與板行之以嘉惠闔士猝遘此變陳公慎於殯之
禮留疏證六卷稿本而遣使護喪歸揚州厚貲其葬儀
徵劉文淇孟瞻校遺篋得舊讀十三經本集錄其丹黃
手勘之語約可廿卷閩游草一卷文選古字通疏義十
二卷草創未卒業孟瞻與寶應劉寶楠楚楨予族子孟
開約纂輯副以付其家其家卜明年春祔於甘泉西
郊十三里廟陶家冲祖墓同人以子韻道嬴時絀不可
不表也以屬予予以謂子韻少工駢文裔麗常冠儕輩
嗣與孟瞻及予弟季懷友善因以交締交於孟開仲虞
五人者相結爲本原之學季懷孟瞻孟開治詩攻毛鄭

氏仲虞治易攻鄭虞氏子韻治小學攻許氏皆旁通羣籍而據所業爲本砥礪以有成近世言許氏者推嘉定錢氏金壇段氏段氏徒衆尤盛雖子韻究其得失而右錢氏錢段皆予舊所傳聞二老固商榷之辭知子韻於斯業甚審也乾隆中大興朱氏首以許鄭之學勸天下一變揣摩壓腐之習繼聲者務名高而不別真僞則撏撦斷爛之弊興於是求士者反其道以爲用或揣摩壓腐之未能也然遂衮衮躋清要爭言主持風會矣四十年間風尚三變故學者能有志於古百之一志古而一再不當於有司輒自疑遷業其能堅定不惑以迄有成

者又百之一予弱冠展側江淮間常自病益虛聲無根柢物色樸學得陽湖黃乙生小仲通鄭氏禮行不違其言武進劉逢祿申受通何氏春秋虞氏易雖涉事迂疏而好學出自天性江都凌曙曉樓治何氏春秋鄭氏禮困學而不厭同邑胡世琦玉樵壘守鄭氏有綴殘補缺之勤嘉定潘鴻誥望之能錯綜許鄭以適大義丹徒柳興宗賓叔治詩禮史漢能依雅訓以捍俗說楚楨之上世故崇漢學能不墜其家法儀徵汪穀小城覃精許鄭九長於輿地黟俞正變理初通鄭氏禮杜氏春秋烏程凌堃厚堂綜漢義說易禮春秋數十萬言與理初並長

推步算術葢吳越英儁畧備於斯已然必守許氏以推原賈馬鄭服詁訓者卒莫如子韻之善荀子曰學不可以已鍥而不舍金石可鏤非必資性殊絕也故曰古之學者爲已志乎古必遠乎今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迺斬至乎古之人然而太史識功令至於駁書而嘆者不亦深悼釋滯矣迹諸君子所學此其志豈利祿之路哉要其稽古自得皆足以有見於時而成進士居館職者唯玉樵申受末幾玉樵竟出宰不獲乎上申受左遷祠部至十三年不得調理初望之季懷擢一解通贖秩官憂生之計吏迫餘子則困諸生無所合而自道光紀

嬰毒禍無可既極乃見意於春秋以詔萬世君因謂左氏親承聖訓博驗寶書依經立傳全付託之重而公穀家攻之欲顯復晦杜氏注出雖得列學官然多入以邪說陰敗禮教其蠹左氏也逾予明攻余涉左氏淺聞君言未深喻也及君郵示補注十二卷正杜氏之大失其有累晒並爲補綴別爲攷異十卷以闢百家淆亂則信乎從訟左規杜之後而加詳審者也君又以裴氏注三國志意在補其襚脫光耀沈落而郡縣鎮戍之僅見一時名物訓詁之不類後世者皆闕故爲補訓詁八卷釋地理八卷又以地理之學古書唯存酈氏水經註近人

戴東原校定其倒置羨脫趙誠夫爲之刊誤其書乃漸
可讀而戴氏短在憑肊趙氏蔽於輕信至如古書之有
足互証與近今志乘之目驗可據者二家又皆蒐討未
逮也故爲水經注疏證四十卷然後郡縣之廢置沿革
山川之高深變遷流合派分昔通今塞皆如提挈在手
指掌可談又以一代鉅公詩文非曉然其朝章事實則
不能得作者用心之所至韓退之王介甫兩集於唐宋
各立其極而宋人註韓集空疏肊測宋人注王集止及
其詩雖云贍博其於人物制度闕畧倘多故補註韓集
及王詩而別創王氏文註注共四十四卷又集范石湖

集以著南宋之事然後唐宋五六百年之鉅製短章義皆可通君深造眞積樂逢其原陳祥道禮書王施查三家蘇詩注王昶金石萃編疵謬觸目隨手糾正各成卷帙凡君著述無慮四五百萬言皆出稽古心得求是於實無一語任意矜眩曌諛來學者雖云注釋實可单行唯未習算術常自引以爲憾君手繕古書至夥唯所節錄太平御覽雲笈七籤法苑珠林共若干卷校原書十存二三而菁華悉萃手稿尚存其幼學堂詩集十七卷文集八卷已版行君詩始則導源魏晉晚乃頹然自放然而蜀詞比事必有所處嘗爲俳文才多而不受其患

深究三史行文離合之故以故氣骨飜舉脈絡微至其聲窅然而洗其色劃然而幽爲自來駢儷家所未有後更爲散文健入實出盡破唐宋壁壘而自合矩矱一可爲後世法君性至和易不以所業驕人有問者必就其端緒原始要終反覆推尋使皆洞澈唯少小頗事口腹遊處有不暇擇者漸來入要之責又遇僕隸過谿刻相與造蜚語肆謗訕嘗一至秦中遊裝稍潤有華服數事交遊復其掎摭之雖非大失唯余亦不能爲君曲諱也余生平言學推君論文則晉卿庚寅夏自删定舊作爲三十卷初寫出而晉卿物化今年秋携稿本訪君於术

瀆入門則君奄在殯宮矣嗚呼哀哉原夫居下以思往其言有文始於詩盛於春秋秦漢作者遞相祖述幸得乖論方家莫不珍同鴻寶功力巖細殆難强名李唐以還著述滋廣衡其得失乃有可言杜氏撰集通典蔚爲政書之首然前承劉秩後錄國故搜討尚易宋世不刊之書唯涑水資治通鑑然亦借助羣材非一人心力所及章氏考索馬氏通考則俱以獨力成大業然依類採纂事有循持而舛誤亦復時見近世學者首推亭林顧氏迹其成書郡國利病宅京記不過捃拾之勤肇域志雖未見要亦其類也唐韻正五書功同鑴金而學止一

孔唯日知錄閎深簡切足副其守先待後之志而前十卷仍屬帖括末技顧宛溪胡朏明齊次風覃精水地優義居多顧復初窮究春秋分合著績專家成名於斯爲盛與君並世則錢曉徵貫能綜探羣籍刋落疏通大都精當然片詞碎義其細已甚君博聞兼綜同符顧錢以言識大雖略後亭林而精則過之又文宋鴻曜非二君自完遊幅者比學問之道務多則龐雜無紀而非所以語於吾沈君也君名故藉甚而褒菲尤盛余薄植無可指數困躓更甚於君疏附禦侮非其任矣竊述所知爲狀寫付瓜衍天衍錄副二本一以告君一編君集之末

使君學大昌之後知君所謂真知之者唯包愼伯之言之非妄歎也道光十有二年歲在壬辰冬十一月十三日安吳包世臣謹狀

翟秀才傳

秀才諱舉字儀仲姓翟氏吾涇之水東人也本涉陽張氏遠祖有爲漢王大將者漢滅其子自鄱陽避難至水東依翟氏以居冒其姓支裔繁衍而與翟氏鼎衰弱今別爲老翟家云秀才貌癯而善病沉思寡言愼交遊與先子特善乾隆丙午先子始肆力爲詩戊申冬先子與秀才同爲吳氏客出詩百餘首屬秀才點定秀才嘆絕

亦錄其五七言尤善者十餘首以質先子始相引爲道義交已酉世臣侍先子至郡應科試始得謁王才先子病痔甚挈世臣自白門歸里而秀才已以是年先期謝世年四十一歲無子癸丑世臣以喪物於水東因過秀才墓作詩曰忽忽過荒墓長懷翟秀才神期作譚笑文采竟蒿萊寒谷泉空咽衰楊葉自推誰憐霜草宿蕭屑北風來世臣返爲先子言秀才墓荒涼狀並誦詩先子嘘唏不自勝久之問曰兄詩大似儀仲何以能此不肖言自八九歲侍几席常課畢輒自讀文選闞大人從戴氏假得全唐詩不肖繙閱之常徹夜心有所觸輒效爲

之稿累五六百首大人病不敢以請先子曰吾事詩晚又苦腹儉不足稱其意兒能終吾業者異日當以此致大名泊先子弃養不肖負米蓬轉秀才自錄詩稿竟止失近唯記其病鶴曰洒落凌霄翰蒼苔緩步行窮愁但有骨江海豈無情露下寒生警松陰影獨鳴寰籠休縶爾得意尙縱橫歸燕曰歸燕歸何處高秋影漸稀幕傳非舊室舍舊獨知幾翠幙涼風冷銀塘白露晞存身深閉戶還復候時飛吾涇在唐有萬巨者太白贈詩云吾愛萬夫子解渴同瓊樹何日一來遊相歡咏佳句是必工詩然片字無存唯許棠列于大歷十子全唐詩錄其

五律二章耳閱宋及今千餘年未聞有知名士在人口耳者先達侍御趙星閣先生先子之業師也嘗爲詩自刻其各體詩二千餘首爲澉芳居詩鈔亦以五律爲最工其渾厚過秀才則居使之然而完善精到殊不及工力固不可誣也胡玉樵世琦庶常亦嗜詩前在都下曾出其稿本各體千餘首見示夜郎自大非求益者才氣固可造而未就軌範非秀才比也然近人爲詩者日益多又未見有能及庶常者才難之嘆豈唯吾鄉秀才故舊一端硯誤碎於地因仿毛穎爲端硜傳以自況文多不能記不審其族尙有傳本否世臣蹉跎至年七十日

內自編前後論文之書因補爲此傳使訪詩于吾涇者知許君之有繼聲也

壻張曜孫楊傳第男誠諱名家仁家丞諱名家讓按字

安吳四種卷第十二

藝舟雙楫卷第五

論書一

述書上

乾隆己酉之歲余年已十五家無藏帖習時俗應試書十年下筆尙不能平直以書拙聞于鄉里族曾祖槐植三獨違世尙學唐碑余從問筆法授以書法通解四册其書首重執筆遂仿其所圖提肘撥鐙七字之勢肘既虛懸氣急手戰不能成字乃倒管循几習之雖誦讀時不問寢則植指以畫席至甲寅手乃漸定而筆終稚鈍

迺學懷素草書千文欲以變其舊習三年無所得遂弃去嘉慶己未冬見邑人翟金蘭同甫作書而善之記其筆勢問當何業同甫授以東坡西湖詩帖曰學此以肥爲主肥易掩醜也全用其言習兩月書逼似同甫明年春從尚邸陳懋本季馴假古帖十餘種其尤者爲南唐搨畫贊洛神大觀榻神龍蘭亭余已悉同甫之法乃自求之於古以硬黃摹蘭亭數十過更以朱界九宮移其字每日習四字每字連書百數轉鋒布勢必盡合於本乃已百日拓蘭亭字畢乃見古人抽豪出入序畫先後與近人迥殊遂以蘭亭法求畫贊洛神仿之又百日乃

見趙宋以後書褊急便側少士君子之風余既心儀遒麗之旨知點畫細如絲髮皆須全身力到始歎前此十年學成提肘不爲虛費也續縱遊江浙徧觀收藏家舊跡壬戌秋晤陽湖錢伯坰魯斯魯斯書名藉甚嘗語余曰古人用兎豪故書有中線今用羊豪其精者乃成雙鉤吾耽此垂五十年才什得三四耳余答言書不能佳然下筆輒成雙鉤魯斯使面作之畫旁皆聚墨成線如界余以此差自信矣是年又受法於懷寧鄧石如頑伯曰字畫疏處可以走馬密處不使透風常計白以當黑奇趣乃出以其說驗六朝人書則悉今然余書得自簡

牘頗傷婉麗甲子遂專習歐顏碑版以壯其勢而寬其氣丙寅秋獲南宋庫裝廟堂碑及褱版閣帖冥心探索見丞興書源于大令又深明大令與右軍異法嘗論右軍眞行草法皆出漢分深入中郎大令眞行草法導源秦篆妙接丞相梁武三河之謗唐文餓隷之譏既屬夢譫而米老右軍中含大令外拓之說適得其反銳精仿習一年之後畫有中線矣每以熟紙作書則其墨皆由兩邊漸燥至中一線細如絲髮墨光晶瑩異常紙背狀如鍼畫自謂於書道頗盡其秘乙亥夏與陽湖黃乙生小仲同客揚州小仲攻書較余更力年亦較深小仲謂

余書解側勢而未得其要余病小仲時出側筆小仲猶以未盡側爲憾相處三月朝夕辨證不相下因詰其筆法小仲曰書之道妙在左右有牝牡相得之致一字一畫之工拙不計也余學漢分而悟其法以觀晉唐真行無不合者其要在執筆食指須高鉤大指加食指中指之間使食指如鵞頭昂曲者中指內鉤小指貼名指外拒如鵞之兩掌撥水者故右軍愛鵞玩其兩掌行水之勢也大令亦云飛鳥以爪畫地此最善狀指勢已是故執筆欲其近布指欲其疎吾子其秘之子書得晉人面目耳隨人言下轉不數十年化爲糞壤今人攻書至力

者無如吾子勉之矣又云唐以前書皆始艮終乾南宋以後書皆始巽終坤余初聞不知為何語服念彌旬差有所省因遷習其法一年漸熟丙子秋晤武進朱昂之青立其言曰作書須筆筆斷而後起吾子書環轉處頗無斷勢又晤秀水王良士仲瞿言其內子金禮嬴夢神授筆法管須向左迤後稍偃若指鼻準者鋒乃得中又晤吳江吳育山子其言曰吾子書專用筆尖直下以墨裹鋒不假力于副毫自以為藏鋒內轉祇形薄怯凡下筆須使筆毫平鋪紙上乃四面圓足此少溫篆法書家真祕密語也余既服小仲之言因不敢遽以三君子為

非分習而互試之乃見其說足以補小仲之所未及於是執筆宗小仲而輔以仲瞿運鋒用山子而兼及青立結字宗頑伯以合於小仲屏去模仿專求古人逆入平出之勢要以十稔或有心手相得之境然余非聞植三之言則不學非聞同甫之言則中廢非得小仲之傳則假假畢世矣余他業屢遷唯好書廿餘年不改一藝之能其難如此況進於書者乎

嘉慶丁丑余與翰風同滯都下以書相切磋簡札往返無虛日旣乃集前後所言撮其要爲此篇又爲中篇以疏之是年九月出都道中得王侍中書訣石本

有云首務執筆中控前衝拇左食右名禁後從細心體味蓋以五指分布管之四面即同此法古人文簡不易推測耳戊寅客吳門乃為下篇以悉書之始卒以示宜興吳德旋仲倫仲倫亦歎絕而申之曰道固歸於墨不溢出於筆而學之則自墨溢出于筆始已卯又與翰風同客濟南得北朝碑版甚夥因又為歷下筆談翰風故攻書改用此法以習北體觀者每謂與余書不辨然余書尚緩而翰風尚峻微立異同述書筆譚稿出錄副者多江都梅植之蘊生儀徵吳廷颺熙載甘泉楊亮季子高凉黃洵脩存宜興吳同午

午生旌德姚配中仲虞松桃楊承注挹之皆得其法所作時與余相亂然道光辛巳余過常州晤小仲出稿相質小仲曰用筆者天書中盡之始艮終乾正所謂流美者地書中闡發善矣然非吾意請其術卒不肯言

述書中

余既述諸君子之言為書因以己意通之而知其悉合於古也右軍以管為將軍明書道之機樞在管而管之不可亂動也今小仲之法引食指加大指之上置管于食指中節之端以上節斜鉤之大指以指尖對中指中

節拒之則管當食指節灣安如置牀大指之骨外突抑管以向右食指之骨橫逼挺管以向左則管定然後中指以尖鉤其陽名指以爪肉之際距其陰小指以上節之背貼名指之端五指疏布各盡其力則形如握卵而筆鋒始得隨指環轉如士卒之從旌麾矣此古人所謂雙鉤者也東坡有言執筆無定法要使虛而寬善言此意已仲瞿之法使管向左迤後稍偃者取逆勢也蓋筆後偃則虎口側向左腕乃平而覆下如懸于是名指之筋環肘骨以及肩背大指之筋環臂灣以及胷脅凡人引弓舉重筋必反紐乃長勁得力古人傳訣所爲著懸

腕也唐賢狀撥鐙之勢云如人並乘鐙不相犯蓋善乘者脚尖踏鐙必內鉤足大指著鐙腿筋皆反紐是以並乘而鐙不相犯此真工為形似者矣至古之所謂實指虛掌者謂五指皆貼管為實其小指實貼名指空中用力令到指端非緊握之說也握之太緊力止在管而不注豪端其書必拋筋露骨枯而且弱永叔所謂使指運而腕不知殆解此已筆既左偃而中指力鉤則小指易于入掌故以虛掌為難明小指助名指揭筆尤宜用力也大凡名指之力可與大指等者則其書未有不工者也然名指如梔指之拒桃而小指如艑點之助艑故必

小指得勁而名指之力乃實耳山子之法以筆豪平鋪紙上與小仲始艮終乾之說同然非用仲瞿之法則不能致此也盡筆向左迤後稍偃是筆尖着紙即逆而豪不得不平鋪於紙上矣石工鐫字畫右行者其鋒必向左驗而類之則紙猶石也筆猶鐵也指如搥也是故仲瞿之法足以盡側勒策三勢之妙而努趯掠啄磔五勢入鋒之始皆宜用之鋒既着紙即宜轉換於畫下行者管轉向上畫上行者管轉向下畫左行者管轉向右是以指得勢而鋒得力惟小正書畫形既促未及換筆而畫已成非至精熟難期合法故自柳少師以後遂無復

能工此藝者也始艮終乾者非指全字乃一筆中自備八方也後人作書皆仰筆尖鋒鋒尖處巽也筆仰則鋒在畫之陽其陰不過副豪濡墨以成畫形故至坤則鋒止佳者僅能完一面耳惟管定而鋒轉則逆入平出而畫之八面無非豪力所達乃後積畫成字聚字成篇過庭有言一筆成一字之規一字乃通篇之準者謂此也蓋人之捥本側倚于几任其勢則筆端仰左而成尖鋒鋒既尖則墨之所到多筆鋒所未到是過庭所譏任筆爲體聚墨成形者已以上所述凡皆以求墨之不溢出于筆也背立之所謂筆必斷而後起者即無轉不折之

說也蓋行草之筆多環轉若信筆為之則轉卸皆成扁鋒故須暗中取勢換轉筆心也小仲所以憾未能盡側者謂筆鋒平鋪則畫滿如側非倘真側也漢人分法無不平滿中郎見刷墻堊痕而作飛白以堊帚鋒平刷痕滿足因悟書勢此可意推矣古碑皆直墻平底當時工匠知書用刀必正下以傳筆法後世書學既湮石工皆用刀尖斜入雖有晉唐真跡一經上石悉成尖鋒令人不復可見始艮終乾之妙故欲見古人面目斷不可舍斷碑而求彙帖已余見六朝碑拓行處皆留留處皆行凡橫直平過之處行處也古人必逐步頓挫不使率然

徑去是行處皆留也轉折挑䟐之處留處也古人必提鋒暗轉不肯擫筆使墨旁出是留處皆行也頑伯計白當黑之論即小仲左右如牝牡相得之意小仲嘗言近世書鮮不閱牆操戈者又言正書惟太傅賀捷表右軍旦極寒大令十三行是真蹟其結構天成下此則張猛龍是繼大令龍藏寺足繼右軍皆于平正通達之中迷離變化不可思議余為申之以刁遵志足繼太傅河南聖教序記其書右行從左玩至右則字字相迎從右看至左則筆筆相背噫知此斯可與言書矣

述書下

書藝始于指法終于行間前二篇已詳論之然聚字成篇積畫成字故畫有八法唐韓方明謂八法起於隸字之始傳于崔子玉歷鍾王以至永禪師者古今學書之機栝也隸字即今真書八法者點爲側平橫爲勒直爲努鉤爲趯仰橫爲策長撇爲掠短撇爲啄捺爲磔也以永字八畫而備八勢故用爲式唐以後多申明八法之書然詳言者或不得其要領約言之又不欲盡泄其祕余故顯言之夫作點勢在篆皆圓筆在分皆平筆既變爲隸圓平之筆體勢不相入故示其法曰側也平橫爲勒者言作平橫必戢其筆逆鋒落紙卷毫右行緩去急

趯蓋勒字之義强抑力制愈收愈緊又分書橫畫多不收鋒云勒者示隸畫之必收也後人爲橫畫順筆平過失其法矣直爲努者謂作直畫必筆管逆向上筆尖亦逆向上平鋒着紙盡力下行有引弩兩端皆逆之勢故名努也鉤爲趯者如人之趯脚其力初不在脚猝然引起而全力遂注脚尖故鉤末斷不可作飄勢挫鋒有失趯之義也仰畫爲策者如以策策馬用力在策本得力在策末着馬即起也後人作仰橫多尖鋒上拂是策末未着馬也又有順壓不復仰卷者是策旣着馬而末不起其策不警也長撇爲掠者謂用努法下引左行而展

筆如掠後人撇端多尖穎斜拂是當展而反斂非掠之義故其字飄浮無力也短撇爲啄者如鳥之啄物銳而且速亦言其畫行以漸而削如鳥啄也捺爲磔者勒筆右行鋪平筆鋒盡力開散而急發也後人或尙蘭葉之勢波盡處猶嫋娜再三斯可笑矣字有九宮九宮者每字爲方格外界極肥格內用細畫界一井字以均布其點畫也凡字無論疎密斜正必有精神挽結之處是爲字之中宮然中宮有在實畫有在虛白必審其字之精神所注而安置於格內之中宮然後以其字之頭目手足分布于旁之八宮則隨其長短虛實而上下左右皆

相得矣每三行相並至九字又爲大九宮其中一字卽爲中宮必須統攝上下四旁之八字而八字皆有拱揖朝向之勢逐字移看大小兩中宮皆得圓滿則俯仰映帶奇趣橫出已九宮之說始見于宋蓋以尺寸算字專爲移縮古帖而說不知求條理於本字故自宋以來書家未有能合九宮者也兩晉眞書碑版不傳于世余以所見北魏南梁之碑數十百種悉心參悟而得大小兩九宮之法上推之周秦漢魏兩晉篆分碑版存于世者則莫不合於此其爲鍾王專力可知也世所行賀捷黃庭畫贊洛神等帖皆無橫格然每字布勢奇縱局緻實

合通篇而爲大九宮如三代鍾鼎文字其行書如蘭亭玉潤白騎追尋違遠吳興外出等帖魚龍百變而按以矩矱不差累黍降及唐賢自知才力不及古人故行書碑版皆有橫格就中九宮之學徐會稽李北海張郎中三家爲尤密傳書俱在潛精按驗信其不謬也然而畫法字法本於筆成於墨則墨法尤書藝一大關鍵已筆實則墨沈筆翳則墨浮凡墨色奕然出於紙上瑩然作紫碧色者皆不足與言書必黝然以黑色平紙面諦視之紙墨相接之處彷彿有毛畫內之墨中邊相等而幽光若水紋徐漾于波發之間乃爲得之蓋墨到處皆有

筆筆墨相稱筆鋒着紙水即下注而筆力足以攝墨不使旁溢故墨精皆在紙內不必真跡即玩石本亦可辨其墨法之得否耳嘗見有得筆法而不得墨者矣未有得墨法而不由於用筆者也丞相云下筆如鷹鸇搏擊右軍云每作一點畫皆懸管掉之令其鋒開自然遒麗侍中云崔杜鍾張二衛之書筆力驚絕梁武帝與隱居評書以中郎爲筆勢洞達右軍爲字勢雄强又取象於龍威虎震快馬入陣合觀諸論則古人蓋未有不尙峻勁者矣永師之後虞歐褚陸徐張李田顏柳各奮才智大暢宗旨中更喪亂傳筆法者唯明州布衣范的洛陽

少師兩家範之阿育王碑行間茂密楊之大仙帖畫外峭險並符前哲自茲以降宋之東坡明之香光亦臻妙悟東坡云我雖不善書解書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謂不學可香光云書中須直不得輕易偏軟探厥詞旨可謂心通八法者矣若二公肆力九宮豈必遠後古人乎是故善學者道蘇須知其瀾漫由董須知其凋疏汰瀾漫則雄逸顯避凋疏則簡澹眞余年廿六而後學四十而後知少小惡札脫于心而膠于手精力既衰又迫物務豈望有成庶幾述其心得以授子弟童而習之或有能繼志以成名者云爾

歷下筆譚

秦程邈作隸書漢謂之今文蓋省篆之環曲以爲易直世所傳秦漢金石凡筆近篆而體近眞者皆隸書也及中郎變隸而作八分八背也言其勢左右分布相背然也魏晉以來皆傳中郎之法則又以八分入隸始成今眞書之形是以六朝至唐皆稱眞書爲隸自唐人誤以八爲數字及宋遂并混分隸之名竊謂大篆多取象形體勢錯綜小篆就大篆減爲整齊隸就小篆減爲平直分則縱隸體而出以駿發眞又約分勢而歸於遒麗相承之故端的可尋故隸眞雖爲一體而論結字則隸爲

分源論用筆則分爲真本也

西晉分書孫夫人碑是孔羨法嗣用筆沉痛不減而體稍疏雋太公望碑是乙瑛法嗣結字宕逸相逼而氣加凝整大率晉人分法原本鍾梁尤近隸勢自北魏以逮唐初皆宗孫夫人及會稽晚出始尚太公望極於韓史益趨便媚分法不古隸勢因之晉人隸書世無傳石爾究二碑可以意測益中郎立極梁傳其勢鍾傳其韻從遂判爲二派至近人鄧石如始合二家以追中郎未可以時代優劣也

北朝隸書雖率導源分篆然皆極意波發力求跌宕凡

以中郎既往鍾梁並起各矜巧妙門戶益開踵事增華窮情盡致而般若碑渾穆簡靜自在滿足與郙閣頌析里橋同法用意逼近章草當是西晉人專精蔡體之書無一筆闌入山陰故知爲右軍以前法物擬其意境惟有香象渡河已平原會稽各學之而得其性之所近反覆玩味絕無神奇但見點畫樸實八面深穩更無欠缺處耳求之彙帖征西出師頌大令保母志可稱一家眷屬以其絕去作用處相同故也

絳帖刻桓山頌獻之銘六字相傳爲大令書沈雄宕逸誠亦希有然以擬般若碑則如羅漢具六大神通及見

入定古佛不免偏袒膜拜耳穆子容碑乃其雲仍北碑體多旁出鄭文公碑字獨真正而篆勢分韻草情畢具其中布白本乙瑛措畫本石鼓與草同源故自署曰草篆不言分者體近易見也以中明壇題名雲峰山五言驗之爲中岳先生書無疑碑稱其才冠祕頴研圖注篆不虛耳南朝遺跡唯鶴銘石闕二種蕭散駿逸殊途同歸而鶴銘刓泐已甚石闕不過十餘字又係反刻此碑字逾千言其空白之處乃以摩崖石坳讓字均行並非剜損直文苑奇珍也

刁惠公志最茂密平原於茂字少理會會稽於密字欠

工夫書評謂大傅茂密右軍雄強雄則生氣勃發故能茂強則神理完足故能密是茂密之妙已概雄強也北魏書經石峪大字雲峯山五言鄭文公碑刁惠公志爲一種皆出乙瑛有雲鶴海鷗之態張公清頌賈使君魏靈藏楊大眼始平公各造像爲一種皆出孔羨具龍威虎震之規李仲璇敬顯儁別成一種與右軍致相近在永師千文之右或出衛瓘而無可証驗隋龍藏寺庶幾紹法遜其淡遠之神而體勢更純一齊儁脩羅碑措畫結體極意經營雖以險峻取勝而波發仍歸蘊藉北朝書承漢魏勢率偏扁此易爲長漸趨

姿媚已爲率更開山朱君山碑用筆尤宕逸字勢正方整齊而具變態其行畫特多偏曲骨血峻秀蓋得於秦篆山谷以箭鋒所直人馬應弦爲有韻驗以此書信爲知言諫議學之而不盡遂成平滯一路濫觴矣

古人書有定法隨字形大小爲勢武定玉佛記字方小半寸刁惠公朱君山字方大半寸張猛龍等碑字方寸鄭文公中明壇字方二寸各碑額雲峰山詩瘞鶴銘侍中石闕字方四五寸雲峰岨崍兩山刻經字皆方尺泰山刻經字方尺七八寸書體雖殊而大小相等則法出一轍至書碑題額本出一手大小既殊則筆法頓異後

人目爲彙帖所眯於是有黃庭樂毅展爲方丈之謬說

此自唐以來牓署字遂無可觀者也

北朝人書落筆峻而結體莊和行墨澁而取勢排宕萬豪齊力故能峻五指齊力故能澁分隸相通之故原不關乎迹象長史之觀于擔夫爭道東坡之喻以上水撐船皆悟到此間也

用筆之法見於畫之兩端而古人雄厚恣肆令人斷不可企及者則在畫之中截蓋兩端出入操縱之故尚有迹象可尋其中截之所以豐而不怯實而不空者非骨勢洞達不能倖致更有以兩端雄肆而彌使中截空怯

者試取古帖橫直畫蒙其兩端而玩其中截則人人共見矣中實之妙武德以後遂難言之近人鄧石如書中截無不圓滿遒麗其次劉文清中截近左處亦能潔淨充足此外則並未夢見在也古今書訣俱未及此惟思白有筆畫中須直不得輕易偏軟之說雖非道出真際知識固自不同其跋杜牧之張好好詩云大有六朝風韻者蓋亦賞其中截有豐實處在也

北碑畫勢甚長雖短如黍米細如纖豪而出入收放偃仰向背避就朝揖之法備具起筆處順入者無缺鋒逆入者無漲墨每折必潔淨作點尤精深是以雍容寬綽

無畫不長後人着意留筆則駐鋒折穎之處墨多外溢未及備法而畫已成故舉止匆遽界恆苦促畫恆苦短雖以平原雄傑未免斯病至作於勢曩鋒斂墨入內以求條畼手足則一畫既不完善數畫更不變化意恆傷淺勢恆傷薄得此失彼殆非自主山谷謂征西出師須筆短意長同此妙悟然渠必見真迹故有是契若求之纂帖即北宋叢本不能傳此神解境無所緣識且不及況云實證耶

北碑字有定法而出之自在故多變態唐人書無定勢而出之矜持故形板刻

十三跋是僞物子昂雖陋未必至是然今世盛行其說受病最深處無如陳隋人結字非不古而乏俊氣二語五百年來佳子弟多爲所誤夫千人曰俊君子正衣冠尊瞻視儼然可畏所以爲有俊氣也豈必齲笑慵粧作失行婦人狀哉永叔因書至梁陳之際而工極余嘗歎爲知言惜南朝禁立碑墓志出土惟保母一種而原甎又亡幸有始興王碑剝蝕之餘尚可以證前說之謬亥思自但於彙帖求六朝故自言廿年學魏晉無入處及學宋人乃得眞解蓋彙帖皆宋人所摹固不如宋人自晉之機神完足也近人王澍謂江南足拓不如河北斷

碑亦爲有見地者。

唐人草法推張長史錢醉僧楊少師三家長史書源虞陸故醉僧以爲洛下遇顏尚書自言受筆於長史聞斯八法若有所得世所傳肚痛春草東明秋寒諸帖皆非眞迹惟千文殘本二百餘字伏如虎卧起如龍跳頓如山峙挫如泉流上接永興下開魯郡是爲草隸醉僧所傳大小千文亦是僞物惟聖母律公導源篆籀渾雄蟄健是爲草篆少師韭花起居法皆出仿寫至大仙帖逆入平出步步崛強有猿騰蠖屈之勢周隋分書之一變是爲草分其餘如屏風書譜絕交諸帖雖俱托體山陰

止成藝行而已

自唐迄明書有門戶者廿人爰爲續評永興如白鶴翔雲人仰丹頂河南如孔雀皈佛花散金屏王知敬如振鷺集而有容柳誠懸如閑雎摯而有別薛少保如雛鵠具千里之志鍾紹京如新鶯矜百囀之聲率更如虎餓而愈健北海如熊肥而更捷平原如耕牛穩實而利民用會稽如戰馬雄肆而解人意景度如俵驘强韁布武緊容范的如明駝舒步舉止軒昂玉局如丙吉問牛能持大體端明如子陽據蜀徒飾鑾輿山谷如梁武寫經心儀利益海岳如張湯執法比用重輕子昂如挾瑟燕

姬矜寵善狎伯幾如負暄野老嘈襍不辭京兆如戎人呀布不知麻性宗伯如龍女叅禪欲證男果

後附四則

縱陽門三大字在安徽省城南門字徑二尺許雍容揖讓是山陰家法唯門字右直稍挺腹不敢徑指爲右軍書耳趙州城內永興所書攀龍鱗附鳳翼六大字尺寸與縱陽門相當比之則腳忙手亂局促窘迫不目賴矣

庾亮持江西節右軍爲其從事或庾自書或使王書時右軍年少書勢或稍加作用未可知也然斷非永師以下所能至矣

天監井欄在茅山可辨者尙有數十字字勢一同瘞鶴銘其字同者則筆法結法悉同可證鶴銘爲隱居書而逋翁清臣之說廢已

杭州龔定庵藏宋拓八關齋七十二字一見疑爲鶴銘始知古人鶴銘極似顏書之說有故

薊州城內有太白書觀音之閣四大字字徑七八尺整暇有氶興風唯筆勢稍拋鬆耳然較逍遙樓顏書相去不可數計

與金壇段鶴臺玉立明經論書次東坡韻

昔吾語文筆於中必有我蜜成花不見持以論書可錯

綜理相安避就形時稍常能伏紙驕始得見筆娜轉換
心如旋駿發勢每頗攝水墨無溢開鋒毫不裹鋒毫辨
微芒水墨分纖麼嗜此二十年長者力先荷聞聲震合
弦響巧知扣笴只今兩少師傳書苦不務變法心何雄
涉險氣振情俗學貪速成鎔轆破鷲跛步顏擁肥姬趙
歐率病駭若謂吾言非試與訊江左花之精浮而爲蜜其滓沈而爲蠟
中亦無花迹乃爲蜜成未成之先則採與釀大有事在錯綜十句言釀之事只今入句言採之事凡作書無論
何體必須筋骨血肉備具筋者鋒之所爲骨者毫之所爲血者水之所爲肉者墨之所爲鋒爲筆之精亦爲墨
之髓鋒能將副毫則水受攝副毫不裹鋒則墨受運而其要歸於運指大指能搦管則鋒自開名指能拒管則
副毫自平鋒開毫平而墨自不溢出筆外水行墨中書勢無不遒潤矣王侍中傳右軍之訣云萬毫齊力予嘗

申之曰五指齊力蓋指力有偏重則毫力必不能齊也柳誠懸楊景度與少師皆神明於指法故一變江左書勢而江左書意反賴以傳但知之者罕矣

附旌德姚配中仲虞和作

書學纖秘多啟鑰恃有我我氣聚浩然大小靡不可

使轉貫初終形體隨偏稱如松對月閑如柳迎風娜書之大局以氣為主使轉所以行氣氣得則形體隨之無不如志古人之祕訣矣請言使轉

方按提平且頓注墨枯還榮展豪糾異裏字有骨肉筋血以氣充之精神乃出不按則血不融不提則筋不勁不平則肉不勻不頓則骨不駿間則按提出以平頓是為絞轉方則平頓出以按提是為翻轉知絞翻則疊自不枯而豪皆不裹矣此使轉之眞詮古人之秘寄也

尤有空盤紆與草爭眇麼草原一脈承真亦千鈞荷

眞草同原而異派眞用盤紆于虛其行也速無迹可尋草用盤紆于實其行也緩有象可覩唯鋒俱一脈相承無間藏露力必通身俱到不論迅遲盤紆之用神草眞之機合矣眞自變歐褚抽挈同發筍門戶較易尋授受轉難夥字有方圓本自分篆方者用翻圓者用絞方不能翻則滯而成犺圓不知絞則痺而爲痿絞當用翻絞多行以抽筆勃海用翻多行以挈筆抽用拔提挈用平原博家之所以分也歐褚合則允然舊觀矣愧余玩索頻徒戒臨摹情行之雖有時至焉每苦跛先路道懇勤遵遂騁駊騀旨哉雙楫篇後塵附諸左

論書十二絕句 有序

書道以用筆爲主然明於源流所自則筆法因之故紀漢世以來迄於近今宗派脈絡次爲韻語其

人所共見而名實復副者概從略焉已卯季秋書
於歷下西司公廨

程隸原因李篆生蔡分展足始縱橫更依分勢成今隸
不辨真源漫證盟

說詳筆譚自真隸名別而古人筆法始失

中郎派別有鍾梁茂密雄强正雁行底事千文傳祖法
頓教分隸意參商

鍾之乙瑛梁之孔羨北朝隸石恪守兩宗至隸不本
分草不本篆實濫觴於真草千文其自題曰真書蓋
亦有意變古也

呂望翩仙接乙瑛峻嚴孔羨竦任城歐徐倒置滋流弊
具體還應溯巨卿

西晉分書有太公望任城太守孫夫人二碑雖峻逸
殊科而皆曲折頓宕姿致天成至率更法任城會稽
法呂望惟於波發注意其牽引環轉處多行以今隸
之法中郎洞達之風息已

朱揚張賈是梁宗勃海滎陽勢紹鍾更有貞珉鐫般若
便齊李蔡起三峰

滎陽鄭羲勃海刁遵朱義章楊大眼張猛龍賈思伯
皆北魏碑般若碑字方二寸三百言尚完好無時代

年月書勢敦厚渾雄予臆定爲西晉人書實古今第一真書石本也

從來大字苦拘攣岱麓江崖若比肩多謝雲封經石峪不教山谷盡書禪

泰山經石峪大字完好者不下二百與焦山鶴銘相近而淵穆時或過之

梁武平書致有神一言常使見全身雲峯山下摩殘碣嘯樹低腰認末真

鄭文公季子道昭自稱中岳先生有雲峯山五言及題名十餘處字勢巧妙俊麗近南朝郗超謝萬常疑

其父墓下碑經石峪大字刁惠公誌出其手也

中正冲和龍藏碑擅場或出永禪師山陰面目迷梨棗誰見匡廬霧霽時

隨龍藏寺出魏李仲璇敬顯儁兩碑而加純凈左規右矩近千文而雅健過之書平謂右軍字勢雄强此其庶幾若如閣帖所刻絕不見雄强之妙即定武蘭亭亦未稱也

伯英遺篆爲狂草長史偏從隸勢來入法幸窺龍虎氣東明春草總成灰

伯英變章爲草歷大令而至伯高始能窮奇盡勢然

唯千文二百餘字是真跡他帖皆趙米以後俗手所為余玩千文而悟伯高為草隸藏真為草篆景度為草分雖同出伯英得筆各有原本然征西風流遂爾邈絕此大令所為歎章草宏逸也

三唐試判俗書脛習氣原從褚氏開兗頌只今留片石獨無壓柒筆端來

先任城公兗公頌駿和兼至唐石本之恪守古法者巨川官告是書雄健與沉追勢並工悟入指尖有鑪冶轉毫猶憾墨痕豐

謂會稽本唐帖真書之善自變者行書則蘭亭題句

同此妙悟

洛陽草勢通分勢以側爲雄曲作渾董力蘇資縱奇絕

問津須是到河源

東坡香光俱得力於景度然東坡謂其雄傑有顏柳

之遺香光謂其以險絕爲奇破方爲圓削繁成簡是

猶未見彼結胎入悟處也

無端天遣懷寧老上蔡中郎合繼聲一任劉姚誇絕詣

偏師爭與撼長城

諸城劉文淸相國少習香光壯遷坡老七十以後潛

心北朝碑版雖精力已衰未能深造然意興學識超

然摩外桐城姚惜抱京堂晚而工書專精大令為方寸行草宕逸而不空怯時出華亭之外其牛寸以內真書潔淨而能恣肆多所自得懷寧布衣鄧石如頑伯篆隸分真狂草五體兼工一點一畫若奮若搏蓋自武德以後間氣所鍾百年來書學能自樹立者莫或與參非一時一州之所得專美也

國朝書品

平和簡靜遒麗天成曰神品

醞釀無迹橫直相安曰妙品

逐迹窮源思力交至曰能品

楚調自歌不謬風雅曰逸品

墨守迹象雅有門庭曰佳品

右爲品五妙品以降各分上下共爲九等能者二等仰接先民俯援來學積力旣深或臻神妙逸取天趣味從卷軸若能以古爲師便不外于妙道佳品諸君雖心悟無聞而其則不失攻苦之效未可泯沒至於狂怪軟媚并係俗書縱負時名難入真鑑庶使雅俗殊途指歸不昧其人皆以旣往爲斷就所見而條別之同等則約以世序爲其後先道光四年正月望日

涇包世臣愼伯甫編次

神品一人

鄧石如隸及篆書

妙品上一人

鄧石如分及眞書

妙品下二人

劉墉小眞書　姚鼐行草書

能品上八人

釋邱山眞及行書　宋珏分及牓書

傅山草書　姜宸英行書　鄧石如草書

劉墉牓書　黃乙生行牓書

能品下二十三人

王鐸草書　周亮工草書　笪重光行書

吳大來草書　趙潤草牓書　張照行書

劉紹庭草牓書　吳襄行書　翟賜履草書

王澍行書　周於禮行書　梁巘真及行書

翁方綱行書　于令淓行書　巴慰祖分書

顧光旭行書　張惠言篆書　王文治方寸真書

劉墉行書　汪庭桂分書　錢伯坰行及牓書

陳希祖行書　黃乙生小真行書

逸品上十四人

顧炎武正書　蕭雲從行書　釋雪浪行書

鄭簠分及行書　高其佩行書　陳洪綬行書

程邃行書　紀映鍾行書　金農分書

張鵬翀行書　袁枚行書　朱筠稿書

朱珪眞書　鄧石如行書　宋鎔行書

逸品下十六人

王時敏行及分書　朱彝尊分及行書

程京蕚行書　釋道濟行書

趙青藜眞及行書　錢載行書

程瑤田小眞書　巴慰祖行書

汪中行書　畢涵行書　陳淮行書
姚鼐小真書　程世淳行書　李天澂行書
伊秉綬行書　張桂巖行書

佳品上二十二人

沈荃正書　王鴻緒行書　先著行書
查士標行書　汪士鋐真書　何焯小真書
陳奕禧行書　陳鵬年行書　徐良行書
蔣衡正書　于振行書　趙知希草書
孔繼涑行書　嵇璜真書　錢灃行書
桂馥分書　翁方綱小真書　張燕昌小真書

康基田行書　錢坫篆書　谷際岐行書

洪梧小眞書

佳品下十一人

鄭來行書　林佶小眞書　方觀承行書

董邦達行書　華嵒行書　秦大士行書

高方小眞書　金榜眞書　吳俊行書

陳崇本小眞書

九品共九十七人重疊見者六人實九十一人又在都下前門西猪市口堆子前路北見火鐮店櫃上立招牌兩塊有只此一家言無二價八字字徑七寸墨

書白粉版版裂如蛇跗其書優入妙品詢之不得主
名阿記於此
道光廿四年重錄增能品上一人張琦真行及分書
能品下三人于書佃行書段玉立小真及草書吳德
旋行書佳品上五人吳育篆及行書梅植之行書朱
昂之行書李兆洛行書徐準宜正書
荅熙載九問
問自來論真書以不失篆分遺意為上前人實之
以筆畫近似者而先生駁之信矣究竟篆分遺意
寓於真書從何處見

篆書之員勁滿足以鋒直行於畫中也分書之駿發滿足以豪平鋪於紙上也眞書能歛墨入豪使鋒不側者篆意也能以鋒攝墨使豪不褁者分意也有漲墨而篆意湮有側筆而分意漓誠懸景度以後遂滔滔不可止矣

問先生常言草書自有法非字體之說也先竟何者爲草法

書譜云眞以點畫爲形質使轉爲性情草以使轉爲形質點畫爲性情是眞能傳草法者世人知眞書之妙在使轉而不知草書之妙在點畫此草法所不爲傳也大

令草常一筆環轉如火筯劃灰不見起止然精心探玩其環轉處悉具起伏頓挫不殊點畫之勢由其筆力精熟故無垂不縮無往不收形質成而性情見所謂畫變起伏點殊衂挫導之泉注頓之山安也後人作草心中之部分既無定則捥下之停注又復鹵莽任筆為體腳忙手亂形質倘不備具更何從說到性情乎蓋必點畫寓使轉之中即性情發形質之內望其體勢狂怪飄忽幾不復可辨識而求其筆法完善圓足一切與真書無異過庭所為又言伯英不真而點畫狼藉指出楷式抉破窔奧也然世傳書譜石本出安氏者最下定是困學

臨寫使轉悤忙點畫直率全無唐人意象出文氏者纔繞無骨勢徒以濃枯取致行間尤寂寞無意與出陸氏者較勝而勢短韵薄行間之氣不充亦未必是真迹古人云事忙不及草書須是部位純熟而出之雍容廻互緩急仍以點畫之法行其使轉則性情與形質合草法雖不傳未始不可冥契古初也

問先生常言左右牝牡相得而近又改言氣滿究竟其法是一是二

作者一法觀者兩法左右牝牡固是精神中事然尚有形勢可言氣滿則離形勢而專說精神故有左右牝牡

皆相得而氣尚不滿者氣滿則左右牝牡自無不相得者矣言左右必有中中如川之泓左右之水皆攝於泓若氣滿則是來源極旺滿河走溜不分中邊一目所及更無少欠缺處然非先從左右牝牡用功力豈能倖致氣滿哉氣滿如大力人精通拳勢無心防備而四面有犯者無不應之裕如也

問吳興言結字因時相沿用筆千古不易陳隋人結字非不古而乏俊氣此又存乎其人華亭云古人以章法為一大事嘗見襄陽西園記端若引繩此非必有迹象乃平日留心章法故耳二說孰優

趙董二說皆陋結字本於用筆古人用筆悉是峻落反收則結字自然奇縱若以吳興平順之筆而運山陰矯變之勢則不成字矣分行布白非停匀之說也若以端若引繩爲深於章法此則史匠之能事耳故結體以右軍爲至奇秘閣所刻之黃庭南唐所刻之畫贊一望唯見其氣充滿而勢俊逸逐字逐畫衡以近世體勢幾不辨爲何字葢其筆力驚絶能使點畫蕩漾空際迴互成趣大令十三行稍次之曹娥碑俊朗殊甚而結字序畫漸開後人匀稱門戶當是右軍誓墓後代筆人所爲或出羊侍中而後人以爲王體誤收右軍帖中耳樂毅論

各本皆是唐人自書非出摹拓只為體勢之平實由筆勢之近北碑以清頌碑玉佛記為最奇然較十三行已為平近無論畫贊黃庭也內景經縱勢取姿可謂有韻然序書雅無奇趣鶴銘神理正同內景以為右軍書者皆非能見匡廬真相者也降至王侍中用筆漸平而結字益寬蓋二王以前之書無論真行帖中所無不能撮合偏旁以創一字以象其間侍中以下則漸可以後人體勢入之而不嫌矣草書唯皇象索靖筆鼓盪而勢峻密殆右軍所不及伯英諸帖大都是大令書聖於狂草空前絕後只是行以篆法下筆如鷹鸇搏擊遒而不禰

疎而不凋雖經挪行尙可想所向無空濶之意態也

問前人言小字如大字褚遂良以後經生祖述亦有能者大字如小字未之見也題署如細字跌宕自在唯米襄陽近之斯語是否

小字如大字以言用法之備取勢之遠耳河南偏體珠玉頗有行步媚蠱之意未足爲小字如大字也大字如小字以形容其雍容俯仰不爲空濶所震懾耳襄陽側媚跳盪專以救應藏身志在束濕而時時有收拾不及處正是力弱膽怯何能大字如小字乎小字如大字必也黃庭曠蕩處直任萬馬奔騰而籓籬完固有率然之

勢大字如小字唯鶴銘之如意指揮經石峪之頓挫安詳斯足當之

問每作一波常三過折無垂不縮無往不收先生每舉此語以示學者而細玩古帖頗不盡然即觀先生作字又多直來直去二法是同是異

學書如學拳學拳者身法步法手法扭筋對背出手起腳必極筋所能至使之內氣通而外勁出予所以謂臨摹古帖筆畫地步必比帖肥長過半乃能盡其勢而傳其意者也至學拳已成真氣養足其骨節節可轉其筋條條皆直雖對強敵可以一指取之於分寸之間若無

事者書家自運之道亦如是矣蓋其直來直去已備過折收縮之用觀者見其落筆如飛不復察筆先之故郎書者亦不自覺也若逕以直來直去爲法不從事於支積節累則大謬矣

問勻淨無過吳興上下直如貫珠而勢不相承左右齊如飛雁而意不相顧何耶

吳興書筆專用平順一點一畫一字一行排次頂接而成古帖字體大小頗有相逕庭者如老翁攜幼孫行長短參差而情意眞摯痛癢相關吳興書則如市人入隘巷魚貫徐行而爭先競後之色人人見面安能使上下

左右空白有字哉其所以盛行數百年者徒以便經生胥史故耳然竟不能廢者以其筆雖平順而來去出入處皆有曲折停蓄其後學吳興者雖極似而曲折停蓄不存惟求匀淨是以一時雖為經生胥史所宗尚不旋踵而煙銷火滅也

門華亭言學少師大仙帖得其破方為圓倒緊成儞之妙先生嘗是其言再三尋討不得其故

香光論書以此二語為最精從過庭泯規矩于方圓遒鈎繩之曲直悟入非果得于學大仙帖也此以香光所請而知之至大仙帖即今傳新考虛詞望之如狂草不

辨一字細心求之則眞行相叅耳以眞行聯綴成冊而使人望爲狂草此其破削之神也蓋少師結字善移部位自二王以至顏柳之舊勢皆以展蹙變之故按其點畫如眞行而相其氣勢則狂草山谷云世人盡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誰知洛陽楊風子下筆便到烏絲闌言其變盡蘭亭面目而獨得神理也蘭亭神理在似奇反正若斷還連八字是以一望宜人而究其結字序畫之故則奇怪幻化不可方物此可以均天下國家可以辭爵祿可以蹈白刃之中庸而非非之無舉刺之無刺之中庸也少師則反其道而用之正如尼山之用狂

狷書至唐季非詭異即軟媚軟媚如鄉愿詭異如素隱非少師之險絕斷無以挽其頹波直是由狷入狂復以狂用狷者狂狷所爲可用其要歸固不悖於中行也

問先生嘗云道蘇須汰瀾漫由董宜避凋疏瀾漫凋疏章法中事乎筆法中事乎汰之避之從何處著手

瀾漫凋疏見於章法而源於筆法花到十分名瀾漫者菁華內竭而顏色外褪也草木秋深葉凋而枝疏者以生意內凝而生氣外斂也書之瀾漫由於力弱筆不能攝墨指不能伏筆任意出之故瀾漫之弊至幅後尤甚

凋疎由於氣怯筆力盡於畫中結法止於字內矜心持之故凋疎之態在幅首尤甚汰之避之唯在練筆筆中實則積成字累成行綴成幅而氣皆滿氣滿則二弊去矣寶晉齋帖中令書畫瘦行寬而不凋疎者氣滿也戲鴻堂摘句蘭亭詩張好好詩結法率易格致散亂而不瀾漫者氣滿也氣滿由於中實中實由於指勁此詣甚難至然不可不知也

荅三子問

修存問先生薄吳郡書而常舉其言爲學者法其所謂察之尙精擬之貴似先察後擬者將毋必能察而

後能擬耶敢問古帖眞僞優劣如何能精其察

書道妙在性情能在形質然性情得於心而難名形質當於目而有據故擬與察皆形質中事也古帖之異於後人者在善用曲閣本所載張華王導庾亮王廙諸書其行畫無有一黍米許而不曲者右軍已爲稍直子敬又加甚焉至永師則非使轉處不復見用曲之妙矣嘗謂人之一身曾無分寸平直處大山之麓多直出然步之則指足皆曲若積土爲峯巒雖略具起伏之狀而其氣皆直爲川者必使之曲而循岸終見其直若天成之長江大河一望數百里曠之如弦然揚帆中流曾不見

有直波少溫自矜其書於山川得流峙之形者殆謂此也曾憶相人書有曰骨要曲兮不要直曲直愚人不得知曲直之說至顯而以爲愚人不知則其理正通於書故米趙之書雖使轉處其筆皆直而山陰僞跡多出兩家非明於曲直之故惡能一目辨晳哉秦漢六朝傳碑不甚磨泐者皆具此意彙帖得此祕密所見唯南唐祖刻數種其次則棗版閣本北宋蔡氏南宋賈氏所刻已多參以己意明之文氏王氏董氏陳氏幾於形質無存況言性情耶然能辨曲直則可以意求之有形質無形質之間而窺見古人真際也曲直之粗跡在柔潤與硬

燥凡人物之生也必柔而潤其死也必硬而燥草木亦然柔潤則肥瘦皆圓硬燥則長短皆扁是故曲直在性情而達於形質圓扁在形質而本於性情唐賢眞書以渤海爲最整河南爲最暇然其飛翔跳盪不殊草勢筋搖骨轉牽掣玲瓏實有不草而使轉縱横之妙凡以其用筆較江左爲直而視後來則猶甚曲之故也能以是察則近於精矣

蘊生問先生言察古帖之術微妙至不可遁自宋至明眞跡流傳者眞僞尤雜仍用是以察乎抑別有術乎

太傅嘔血以求中郎筆訣逸少仿鍾書勝於自運子敬少時學右軍代筆人書可見萬古名家無不由積學醞釀而得雖在體勢既成自闢門戶而意態流露其得力之處必有見端趙宋以來知名十數無論東坡之雄肆漫士之精熟思白之秀逸師法具有本末即吳興用意結體全以王士則李寶成碑為枕中秘而晉唐諸家亦時出其腕下至於作偽射利之徒則專取時尚之一家畫依字撫力求貌似斷不能追蹤導源以求合於形骸之外故凡得名跡一望而知為何家者字字察其用筆結體之故或取晉意或守唐法而通篇意氣歸於本家

者真跡也一望知為何家之書細求以本家所習前人法而不見者仿書也以此察之百不失一

震伯問善哉先生之言察也敢問擬其術從何始於何終

始如選藥立方終如集腋成裘立方必定君藥以主症為裘必揣身裁以儷色斯其大都也學者有志學書先宜擇唐人字勢凝重鋒芒出入有跡象者數十字多至百言習之用油紙恐心摹出一本次用紙蓋所摹油紙上張帖臨寫不避漲墨不辭用筆根勁紙下有本以節度其手則可以目導心追取帖上點畫起止肥瘦之跡

以後逐本遞奪見與帖不似處隨手更換可以漸得古人廻互避就之故約以百過意體皆熟乃離本展大加倍盡己力以取其回鋒抽掣盤紆環結之巧又時時閉目凝神將所習之字收小如蠅頭放大如膀署以驗之皆如在覩乃爲真熟殺字斷不可多也然後進求北碑習之如前法以堅其骨勢然後縱臨所習之全帖漸遍諸家以博其體勢閲其變態乃由真入行先以前法習褚蘭亭肥本筆能隨指環轉乃入閣帖唯爭座位至易滑手一入方便門難爲出路要之每習一帖必使筆法章法透入肝膈每換後帖又必使心中如無前帖積力

既久習過諸家之形質性情無不弃會腕下雖曰與古
爲徒實則自懷杼軸矣唯草書至難先以前法習永師
千文次征西月儀二帖宜遍熟其文乃縱臨張伯英二
王以及偹高殘本千文務以不真而點畫狼籍一語爲
宗則擬之道得也善夫吳郡之言乎背羲獻而無失違
鍾張而尚工是擬雖貴似而歸於不似也然擬進一分
則察亦進一分先能察而後能擬擬既精而察益精終
身由之殆未有止境矣

壻張曜孫楊傳第男誠譜名家仁家丞譜名家藏按字